

# 徐悲鴻與廖靜文

## — 徐悲鴻外傳之十七

### ● 戚宜君

#### 重拾信心要活下去

民國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九四三年）初春，徐悲鴻與廖靜文攜帶好幾大包沉甸甸的書畫返回重慶。

先從桂林搭乘黔桂鐵路的特快列車前往貴陽，廖靜文體力壯碩，招呼著把幾大包書畫交給行李房託運，徐悲鴻則拎著自己的皮包及廖靜文的手提袋，在車站大廳裡與送行的朋友們話別；事後便有人對蔣碧微說：「堂堂院長之尊，卻替圖書管理員拎行李。」

徐悲鴻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桂林，火車開動以後，他目不轉睛的凝視著車窗外向後飛馳的景物，想起七年前妻子無情的再一次刺傷了他男性的自尊心，彷彿自己真的就是不可原諒的罪人，懶得再看妻子冷峻的面孔和驕矜的態度，於是便自暴自棄的把自己放逐到遙遠的廣西；這裡的好山好水療治了心頭的創傷，這裡濃郁的人情味，更使一個萬念俱灰的人，重新恢復了奮鬥下去的信心和勇氣。

在實質意義上，徐悲鴻早已把桂林當成第二

故鄉，尤其重要的是他竟然在這裡遇到了廖靜文，這個明朗健碩的湘女，未嘗不是他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呢！祇是徐悲鴻想著自己已經是半百老翁了，而廖女還不滿十九歲，年齡相差太過懸殊，此事萬萬不可冒失，要是把小妮嚇得落荒而逃，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。

想著想著，桂林已經看不見了，廖靜文還笑著悲鴻對桂林太過癡情，難道以後就不能再來了嗎？果然一語成讖，此次離開桂林以後，再也沒有重蒞此地了，這次的依依不捨，竟是徐悲鴻一生中，最後一次和桂林告別。

列車在原野上向前奔馳，初春的綠意已點染在大地上每個角落，鑽進一座長長的隧道，再往前便是重重疊疊的重山峻嶺；徐悲鴻悠然自在的斜倚在車窗邊，翻越一本厚厚的法文書籍，廖靜文則輕輕的哼起歌曲來。

徐悲鴻閣上了書本，靜靜的聆聽小妮曼妙的歌聲。廖靜文眼看徐悲鴻落寞的神情，心裡想著：這個未老先衰的中年漢子，是長者也是尊者，就像他手上捧著的那本法文書籍一樣，他本身就是一本難懂的書籍啊！

於是，她試著要來打開這一本難懂的大書，先用婉轉的歌聲與璀璨的笑容，把這個萎靡不振的一顆心溫暖起來；繼而引起話頭，從音樂談到藝術，由愛好說到家世。廖靜文的家世及個人的歷史十分簡單，三言兩語就坦坦白白的交代得一清二楚；輪到徐悲鴻談起家庭狀況及往事時，可就沒有那麼輕鬆了。

徐悲鴻毫不隱瞞的說他是貧苦人家的子弟，從宜興的卮亭橋鎮、上海的辛酸歲月、與大家閨秀情奔東瀛、浪跡故都、遠赴巴黎留學以及回國後的奮鬥經過，結論是：「生活就是這樣嚴峻，如果你不去戰勝困難，困難就會吞沒你啊！」

火車汽笛嘎然長鳴，一路在峽谷中奔馳，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車廂中亮起了燈，徐悲鴻與廖靜文面對面的躺在臥舖上，繼續深談下去。

抽絲剝繭的談到了蔣碧微的身上，廖靜文聽了徐悲鴻夫妻不睦的敘述，就是弄不明白這樣的神仙似的眷屬，何以會發生問題呢？

徐悲鴻提綱挈領的說：「歸根結柢是我們對生活的態度很不一致，在生活裡追求的東西迥然不同，而且她絲毫不愛藝術！」

當一個女人開始對一個男人產生好感時，便非常在意與這個男人具有密切關係的其他女人；廖靜文故作漫不經意的詢問有關蔣碧微的各種狀況，並違反她自己心意而感慨的說：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無論如何您總該幫助她啊！也該容忍她啊！」

徐悲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我曾經使盡了一切招式，容忍到了最高限度，無奈她一意孤行，認為走另外一條路比較幸福。」

正是新月如鉤的夜晚，轉瞬之間月落了，黑暗籠罩了大地，車窗外漆黑一片，火車轟隆隆隆隆的向前奔馳，人生也像是一列夜行的火車，誰能料到前路的情況呢！

不知何時兩人都沉沉的入睡了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車窗上有淡淡的晨曦，俄而朝霞滿天，旭日東升，車窗外青山翠谷，山野人家，真箇是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分銀」；一眼看去都是高高低低的山嶺，由居民房舍之簡陋便可以想見其生活的艱苦，原本以為是一個大晴天，轉過一處山坳，天際陰霾一片，使人清晰的意識到這裡已經是貴州地界了。

午前到了都勻，這是黔南的一處縣城，鐵路到此為止，再往貴州省城，就得改搭長途客運汽車，鎮上熙熙攘攘盡是黑壓壓的人頭鑽動；從火車站取出行李，堆成一座小山丘似的由廖靜文坐在一旁看守，徐悲鴻說是要去僱一輛車子，順便買點吃的，務必要趕快出發，以便在天黑前抵達貴陽。

徐悲鴻消失在人叢中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

廖靜文焦急的等待著，孤單、無助、恐懼、擔心，各種複雜的情緒，一波一波的湧上心頭。此刻她惟一所期待的就是希望徐悲鴻快快出現在她的眼前，這個中年男人就成了她此時惟一的依靠；不知為什麼，她竟然有一種「獨守空閨」的感覺，一副小媳婦等候丈夫回家的心態，使得廖靜文不禁為之啞然失笑。

好不容易僱到了車，天黑以前終於到了貴陽，天正下著小雨，滿街泥濘不堪，徐悲鴻落魄在省府招待所中，廖靜文則央人把她在貴陽師範學院讀書的姐姐找了來；檢點箱籠行李，少了徐悲鴻貯存畫稿的一隻皮囊及李濟琛贈送的一隻金橋，明明是徐悲鴻交給廖靜文看守的，如今卻不見了蹤影，小妞自責不已，徐悲鴻卻一笑置之。

貴州城廂的畫家、詩人、教授及新聞記者，聽說徐悲鴻來了，紛紛前來探望，不算小的一間起居室中擠滿了客人，廖靜文向徐悲鴻說了一聲，遂由乃姊帶往學校宿舍過夜了。

夜晚在師範學院住宿，白天則到招待所幫忙，徐悲鴻展紙揮毫，求畫者都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士，自然不便掃人家的興致；只見徐悲鴻非常嚴肅的站在長案邊，下筆就準，落筆有神，頃刻之間，奔騰的駿馬，挺拔的翠竹，淡雅的幽蘭，都一一在他的腕底出現了，使圍觀者為之驚嘆不已；廖靜文能夠在這位人人尊敬的藝壇大師身邊走動，直到此時方才感到與有榮焉！

從貴陽到重慶，乘坐木炭為動力的長途客運汽車，翻山越嶺需要四天的時間；所謂「木炭為動力」是因為抗戰期間物資缺乏，汽油更是難以

獲得，因此國人便挖空心思以燃燒木炭產生動力，駕駛座一邊裝上兩公尺多高的圓筒狀炭爐，開車之前半個小時便得把炭爐點燃，走在路上嗚嗚的喘著粗氣，所謂「老牛破車」大約就是這個樣子。

由於載重的限制，徐悲鴻破例被允許把畫箱籠堆放在車頂上，用繩索密密麻麻的纏住，就這樣一路走走停停，有時迂迴盤旋而上，有時風馳電掣而下，有時車子氣喘如牛似的攀爬陡坡，換檔之際車子還會倒退幾步，助手趕緊得跟在車子後面，隨時以「三角木」堵住車輪呢！

猛然的倒退，每每使廖靜文花容失色，不由自主的倒向徐悲鴻的懷裡；一邊是懸崖峭壁，一邊是萬丈深淵，車子往後滑動，的確使人驚心動魄，徐悲鴻見慣了這樣的陣仗，也就不以為意了。

另外，車子時常要在深山裡加炭加水，拋錨休息，旅客們也可以下車舒展筋骨或覓地方便；際此時也，徐悲鴻便會為廖靜文解釋山脈的名稱及走勢，也能一一叫出各種樹木的名稱，這種淵博的地理知識與植物學問，使得廖靜文非常佩服。

夜晚，大多投宿在掛著「未晚先投宿，雞鳴早看天」招牌的那種鄉野茅店，山高風冷，寒氣襲人，大夥兒圍爐取暖，木柴燃燒的嗶剝聲中，旅客們天南地北的談論著，徐悲鴻一下子又變得十分鄉土，與旅客們聊得十分起勁。廖靜文心裡想著：「這不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左鄰右舍的大叔嘛？那裡像個名滿天下的藝術大師呢！」

經過了四天的長途顛簸，重慶在望了，依山面江，層層疊疊，許多街道口都有石砌的階梯，抬著滑竿的人穿梭來往，市面十分熱鬧，對廖靜文而言，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。

廖靜文到了中國美術學院，與惟一的女性副研究員張蓓英，同住在一樓上的一個房間；張蓓英畢業於中大藝術系，比孫韻君還要早兩屆，身材豐滿，吳濃軟語，給人一種安全而甜蜜的美感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相處得如同姐妹一般；廖靜文非常喜歡馨溪的環境，繼續升學一事只有等到暑假再說了。

### 得意門生算計老師

中國美術學院實際上並沒有發揮研究的功能，所以掛的仍是籌備處的銜牌。

廖靜文把有限的一些圖書資料編成目錄，製成卡片，贖餘的時間，便經常去看徐悲鴻作畫，也為他研墨、鋪紙；從桂林回來以後，徐悲鴻積極準備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行一次盛大的畫展，除了埋頭作畫以外，還得裝裱國畫，為油畫製作畫框，以及編寫畫展目錄與填註標籤等，廖靜文也都成了他得力的助手。

在名義上廖靜文是中國美術學院的圖書管理員，實際上卻是院長的女秘書兼打雜的女傭人。徐悲鴻生活十分簡樸，每天清晨便步行到嘉陵江畔，在小攤上買兩個烤白薯當早餐，然後坐渡船過江至中大藝術系授課；中午返回磐溪，吃的院內的大鍋飯，飯後從不午睡，立刻便在樓上靠角落六坪大的房間內開始作畫；一張長條桌放在中

間，兩把藤椅，木板床上鋪著稻草，這便是徐悲鴻的畫室兼臥室，每天的清理工作，也都落在廖靜文的身上。眼看徐悲鴻自己洗滌衣服，甚至還在煤油燈下笨拙拿起針線縫縫補補，不消說，這些工作又都被廖靜文搶著來作了。

蔣碧微就會經老實不客氣的批評過徐悲鴻說：「貧苦人家出身的人，就是上不了檯面，抱著金飯碗討飯去，頂多祇是個有錢的窮人；看看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，床上墊的是稻草，帳子是黑黝黝的，枕頭被褥更甯提了，好好的日子不會過，偏偏要去活受罪！」

比起蔣碧微的生活狀況，徐悲鴻確實寒儉得可以，雖然是在艱苦的抗戰時期，蔣碧微穿的是綾羅綢緞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在黃桷樹居住時，復旦大學經常借她家的茶館款待貴客，而有「光祿寺」的雅稱。此時住在磁器口，到處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傢俱是重慶市上最高級的貨色，牛奶、咖啡、美國化妝品及香煙，更是一應俱全；最主要的是同弟與坤生兩個男女傭人侍候得非常週到，生來就是一副富貴命嘛！蔣碧微的一生都過得十分富裕。

徐悲鴻也真是命苦，雖然他每次畫展售畫，都可以收入大把大把的銀子，但卻巧妙的都進了蔣碧微的皮包；即使是後來兩人交惡這六七年，蔣碧微仍然透過呂斯百一次又一次的挖空了徐悲鴻的口袋。

呂斯百原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，如今已成了中大藝術系的系主任；表面上對徐老師唯命是從，骨子裡卻幫著徐師母算計他的恩師。

何以會如此呢？原來呂斯百的太太馬光璇也是中大的教授，這段姻緣是蔣碧微促成的。馬光璇是吳稚暉的姨姪女，始終與蔣碧微走得最近；每次徐悲鴻畫展過後，呂斯百便奉命向老師索取兒女撫養費，數目相當可觀。

事實上，徐悲鴻隨便賣一幅畫，就夠請一個傭人一兩年的薪水了；一來是他實在沒有讓人侍候的習慣，二來是他太不善於理財了，有了錢隨意賙濟別人，左手來右手去，經常處於兩袖清風的狀態中。

說得好聽一點這叫做「安貧樂道」，倘若生活過得太過於優裕了，反而會阻礙藝術的創作靈感與動機；廖靜文逐漸瞭解了徐悲鴻的人格與心態，反而越發產生了由衷的敬意。

### 湘女身上尋回記憶

基本上，徐悲鴻是在廖靜文的身上，找到了當年孫韻君的許多特質，朝夕相處之後，更發現廖靜文還具備了孫韻君所沒有的許多長處；像是壯碩的體格、果敢的個性、刻苦耐勞的習慣，以及粗細工作都能助他一臂之力的能耐，使得徐悲鴻逐漸對她產生了濃重的依賴心理。

日久生情，廖靜文陪著徐悲鴻在嘉陵江畔賞月受了風寒，徐悲鴻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小妞病癒後，兩人之間的情感，遂有了突破式的進展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九四三年）三月二十一日，徐悲鴻的畫展在重慶中央圖書館揭幕，這一天剛好也是蔣梅笙的百日祭辰，追悼會場設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服務所。徐悲鴻的畫展參觀者如

潮水般的湧來，蔣梅笙的百日祭更是冠蓋雲集，這一天他們夫婦可算是在重慶市上出盡了鋒頭。

徐悲鴻的這一次畫展展出的畫幅，大部分都是非賣品，像是巨幅油畫「田橫五百士」、「倭我后」，巨幅國畫「愚公移山」、「九方臬」、「巴人汲水」都使人嘆為觀止而稱羨不已。

徐悲鴻的繪畫造形精確，用筆簡潔，取捨得宜，表現出豐富的彩色境界；他以生動的形象，深刻的寓意，激勵人們對光明的追求和抗戰必勝的信念。

那挺立的翠竹，那凌霜傲雪的蒼松寒梅，那矯健奔放的駿馬，那充滿詩意的花鳥，皆予參觀者以啟發和深思；廖靜文擠在觀眾中，傾聽著此起彼落的讚美之詞，盡情的分享著徐悲鴻的榮耀和喜悅。

徐悲鴻趕去岳父的追悼會場行禮，追悼會結束後蔣碧微也來到徐悲鴻的展覽會場道賀；祇是仔細的朝廖靜文瞄了一眼，旋即與其他認識的人一一招呼，擺出一副貴夫人的架勢，意思是要告訴廖靜文：「你算老幾？」

在廖靜文的印象裡，蔣碧微身材修長而豐滿，穿著一襲貼身的深色旗袍，臉上敷著濃厚的脂粉，彷彿是剛剛下台還未卸裝的女演員，閃亮的黑髮，梳成左右各一的髮髻，覆額的劉海，塗著蔻丹的纖纖玉手，從精緻的手提包裡摸出一包美國香煙，點燃了一支叨在嘴上。廖靜文心想：這樣的女人，徐悲鴻怎能消受得了。

蔣碧微雖然故作不把廖靜文放在眼裡的模樣，事實上她是非常在乎這個小姐的。她慣於運用

徐悲鴻的所有關係，更會加意籠絡徐悲鴻的學生，凡是徐師母有所交代，學生都非常樂意的聽從她的使喚；不管是在桂林、在昆明、在新加坡，徐悲鴻的點點滴滴，都會有人向徐師母通風報信，使得蔣碧微對徐悲鴻的一舉一動，無不瞭如指掌。

如今徐悲鴻在暨溪中國美術學院與廖靜文的相處情形，蔣碧微更是一清二楚。據說廖靜文少不更事，把徐悲鴻的生活起居弄得一場糊塗；有人看到廖靜文坐在徐悲鴻懷裡調笑，根本不避什麼嫌隙；有人在樓下聽到徐悲鴻房內有異聲，人苦笑道：「不可說！不可說！」照這樣的說法，蔣碧微斷定丈夫徐悲鴻與廖靜文的關係，已經非比尋常了。

### 一樹梨花壓死海棠

蔣碧微既然把丈夫與廖靜文的關係，勾畫出了一個鮮明的輪廓，又發現廖靜文對情感的處理，要比孫韻君執著得多，也勇敢得多，至此她才發現真正遇到了可怕的勁敵；雖然先前她曾經對丈夫說過「你儘管去找別的女人，難道我還會與你搗亂嗎？」如今事到臨頭，她反而不甘讓他們如此的稱心如意。

於是一面向熟識的人訴說丈夫的不是，一面三番兩次寫信給湖南鄉下廖靜文的父親，希望好管教管教他的女兒；也寫信給在貴陽讀書的廖靜文的姐姐，聲明自己是徐悲鴻的合法妻子，永遠也不會離婚，希望她勸勸妹妹，不要破壞人家的家庭。

蔣碧微的雙向攻勢，果然都收到了效果，熟識的人大都喟然嘆息，對蔣碧微寄予無限的同情及支持，吳稚暉就曾經說：「這叫做一樹梨花壓海棠，只怕一壓就壓死了！」另外廖靜文的父親給女兒的信中，大罵她有辱家風，何苦要去搶奪人家的丈夫，使得老父受人侮辱，實在是天大的不孝；廖靜文的姐姐也來信勸妹妹要以學業為重，不可沉湎於情慾的泥淖，弄得身敗名裂。

廖靜文先後接到父親及姐姐的來信，情緒上所受的打擊，已到了不能承受的邊緣，思索竟夕，決定離開徐悲鴻遂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別，信上說：

敬愛的先生：

請原諒我不辭而別，無論如何，我不能再留在這裡了，雖然我是多麼願意在你身邊工作。我始終尊敬您、了解您、同情您，並感激您給了我那麼多關懷和溫暖。在我今後漫長的人生道路上，我將永遠銘記您給予我的教益和鼓勵。

我衷心希望您繼續尋找與蔣碧微女士和解的可能，我覺得她現在似乎能夠回心轉意。

你給我的畫和您為我畫的像，我都留在您的寫字台上了，雖然我非常喜愛它們，但是我不能、也不敢從你這裡帶走這些作品，我沒有權利佔有它們。我將在您不知道的遠方，永遠看見這些作品，因為我看它們不止千百次了。

願您珍惜健康，不要再想起我。

靜文留

廖靜文拎著她那隻帆布箱子，懷著複雜的情緒，離開了石家祠堂，走下陡峭的石階，來到嘉陵江畔的輪船碼頭，買好了船票，正準備上船時，卻被一隻溫暖的手拉了下來，那是徐悲鴻的手。

## 半百老牛猶喫嫩草

廖靜文雖然是對徐悲鴻難以割捨，但是長此以往不明不白的拖下去，不祇是愧對父親與姐姐，就連自己對自己也無法交代，因此她必須要弄清楚幾件事情：

第一要確實瞭解徐悲鴻與蔣碧微，究竟有沒有重修舊好的可能？

第二要詳細檢討徐悲鴻與孫韻君現存的關係，看看可不可能死灰復燃？

第三要明白澄清徐悲鴻到底要把自己如何定位，他現存的婚姻關係又該如何來廓清？

關於第一點，徐悲鴻斬釘截鐵的告訴廖靜文說：「他與蔣碧微復合的機會絕無可能。」並進一步說明：「七年來無數的努力均無濟於事，甚至當著她父親的靈前，她都說出了十分決絕的話來，我怎麼會再去自討沒趣！」

關於第二點，徐悲鴻曾經約略的對廖靜文敘述過他與孫韻君交往的經過，也祇是限於抗戰爆發以前的狀況，然而以後的狀況呢？

徐悲鴻把桂林相處的情形及孫家父母堅決反對，以至於「棒打鴛鴦兩分離」的狀況，均加以詳細的敘述；後來孫韻君隨同父母到了浙江麗水

在一所中學任教，徐悲鴻在新加坡時，曾經收到過孫韻君從香港中華書局轉來的信，還附有一首詩云：

極目孤帆遠，無言上小樓；  
寒江沉落月，黃葉下深秋。  
風厲防侵體，雲行亂入眸；  
不知天地外，更有幾人愁。

伊人的信中充滿了悲感與無奈，並沒有任何突破性的跡象。當時徐悲鴻遠在海外，國內烽火漫天，自然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打算，只好回信勉勵孫韻君努力向上，不要消沉，充份發揮自己的才能，為神聖的抗戰盡一份力量。後來又接到她一封信，拆開來看只是一首七言絕句云：

一片殘陽柳萬絲，秋風江上掛帆時；  
傷心家國無窮恨，紅樹青山總不知。

看樣子孫韻君的心情，已經到了蕭索的極點，似乎無話可說，也難有什麼要求、承諾或希望了；而徐悲鴻身在南洋，時局混沌一片，加上本身一個接一個畫展在各地舉行，也難以分心再來考慮「兒女情長」的瑣事，於是從此音訊杳然，彼此遂失去了連絡。

關於第三點，徐悲鴻確實是以廖靜文取代了孫韻君的地位，不但把小妞當成全面依賴的小情人，而且也把她當成慎重考慮的終身伴侶。

所謂慎重考慮的重點內容，是在於兩人的年齡相差過份懸殊，而且年來徐悲鴻的健康情形急轉直下，心情也隨之蒼老了許多；一個是半百老翁，一個正是不滿二十歲的一朵鮮花，能否獲得真正的幸福，實在不無疑問。

因此，徐悲鴻曾經不勝唏噓的對廖靜文說：「如果時間能如人意，讓我年輕十歲，而讓你長大十歲，那該有多好！」可見年齡懸殊在徐悲鴻心目中，實在是一個解不開的結，然而廖靜文卻並不在意年齡問題，這大約就是男女的「戀愛觀」迥然不同的所在了。

至於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婚姻關係，老早徐悲鴻就同朋友們合計過，準備正式辦理一下離婚手續，無奈蔣碧微硬是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既拒絕和解，又遲遲不肯辦理離婚手續。後來徐悲鴻請教過好幾位律師，律師們一致的結論是：「沒有正式的結婚典禮，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喜宴，儘管生了兩個孩子，基本上仍然屬於同居關係，只要彼此不願再同居下去，隨時都可以折夥，根本不受法律的約束。」

因此，五年前徐悲鴻想在桂林向孫韻君求婚，便在廣西日報上登了一則與蔣碧微「脫離同居關係」的啟事；如果說這樣以來徐悲鴻便恢復了自由之身的話，事實上完全沒有產生絲毫的效果。不但蔣碧微絕對否認，一般人仍然認為徐悲鴻與蔣碧微是一對夫妻，頂多只是承認他們是在鬧意見而已。

一般人為什麼不去考慮他們兩人有否舉行過正式結婚典禮呢？因為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飯，沒有人再去雞蛋裡挑骨頭，這大約就是屬於「約定俗成」的自然合法吧！從而也可以看得出來中國人的厚道之處，而徐悲鴻故意膨脹婚姻的法律層面，反而使人感覺到「此人何以如此薄情！」

看來關於徐悲鴻現存的婚姻關係，仍然是「

剪不斷，理還亂」，因此，廖靜文便另外找到了一條努力的道路與方向，眼看暑假就要來了，暑假中她原本是要投考大學的，還不趕緊準備功課更待何時？於是，整天抱著書本埋頭苦讀，心想：等考取了大學，這一切惱人的枝枝節節，也都一掃而空了。

### 難解難分錯綜感情

這廂徐悲鴻與廖靜文的情感，正面臨挫折與尷尬的時段，歸根結柢就是婚姻問題無法廓清；那廂蔣碧微與張道藩的秘密情感，也逐漸為當事人的法籍妻子偵知，這位名叫素珊的小女人，原先本來是非常欣賞蔣碧微的明艷與能幹，如今卻把她恨之入骨；而張道藩也向素珊承認了一切，演變到這般地步，真箇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什麼樣的後果都可能發生。

於是，蔣碧微也陷入了極度的煩惱之中，而日夜思索的不外乎以下三個問題：

第一是張道藩乾脆向素珊提出離婚的要求，素珊會有什麼反應呢？

第二是考慮與徐悲鴻言歸於好，暫時與張道藩斷絕來往，將來看情形再說。

第三是既然徐悲鴻登報脫離同居關係，不妨索性默認，形成一種進可以攻、退可以守的態勢，繼續與張道藩秘密來往，以不變應萬變。

關於第一點，蔣碧微考慮的結果，覺得風險似乎太大，原因是素珊遠從法國來華，舉目無親，人地生疏，必定不願意答應離婚的要求；而且對方也沒有顯著的缺點，便是要求張道藩同她離

婚，更於心何忍？再說，倘若素珊承受不了這項突如其來的打擊，一時想不開，有個三長兩短，那可怎麼得了。因此，慎思熟慮以後，結論是：張道藩與素珊離婚這一條路是行不通的。

關於第二點，蔣碧微為什麼要考慮與徐悲鴻言歸於好呢？最大的原因恐怕她與張道藩的秘密情感曝光，到那時一般親友原本是同情她的，恐怕反而一百八十度的轉向去同情徐悲鴻了。在婚姻變故中，女性往往是居於弱勢的地位，最緊要的就是要借助一般親友的同情及支持，方可與男性分庭抗禮，倘若失去了這一批力量，女性便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兒了。

即使蔣碧微自己不在乎自身的損失與可能遭到的不利狀況，但無論如何她不能使張道藩處於不利的態勢；愛一個人就該處處為他設想，這一點有時女性作得是頗為徹底又細膩的啊！

至於第三點，似乎是最妥當的辦法，在蔣碧微的認知裡，她幾乎可以斷定徐悲鴻不是個多麼凌厲及毒辣的角色，有時偶爾會耍出一些奇招，只要不過份向他施加壓力，大致總會維持和平狀態，而不致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蔣碧微也曾考慮到素珊會不會氣急敗壞的把事情抖露出來，如果真的是那樣，怕不要鬧得滿城風雨，大家都不好作人了；蔣碧微根據素珊柔弱的個性，單純的社會關係，推斷此事絕無可能，而且大家撕破了臉，對於素珊絲毫沒有好處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

所以，想來想去也等於是白想，一切又都是原先的模樣，不過，由於素珊這一方面給予蔣碧

微一項無形的壓力，使得蔣碧微分心不少；從而也減輕了對徐悲鴻的仇視、監控及反擊、破壞，雙方遂處於「西線無戰事」的狀態，實際上卻是一種尷尬的平衡。

事情比蔣碧微想像的還要單純，素珊並沒有作出任何雷厲的行徑，卻抱著眼不見心不煩的想法，帶著女兒，以養病為名，遠赴甘肅蘭州去了，蔣碧微心理上的壓力於焉減輕了不少。

緊接著暑假來臨了，伯陽在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初中部畢了業，正值少年狂瀾年歲，回到磁器口家裡，一天到晚呼嘯來去，連同妹妹麗麗也積不相容，使得蔣碧微忽然發現管教兒女竟然也有諸多的煩惱，因為他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都已長大了啊！

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來，內在裡廖靜文與蔣碧微這兩個女人，卻都是心事重重，無暇他顧；而徐悲鴻與張道藩自然也間接受到了影響，但卻絲毫使不上力氣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 編輯部啟事

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請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